

当代欧美小说畅销金榜文库



[美] 罗伯特·利勃曼著
Robert Lieberman

牧羊人的羔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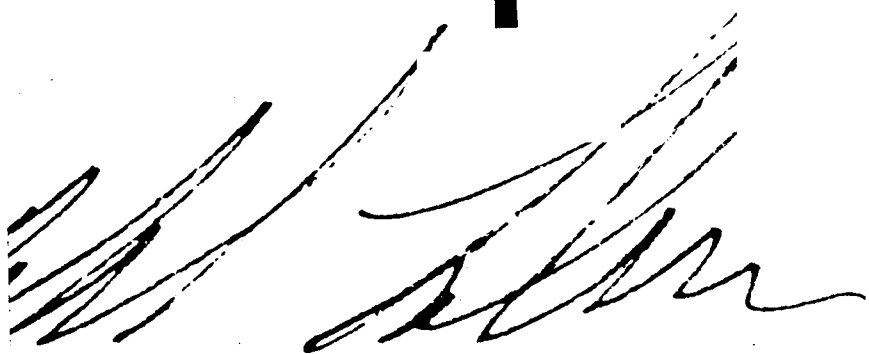
肖运初 刘新芝 张存谦 刘红兵译 新世纪出版社

...the work to go
...as after receipt of w
...at the option to terminat
...the Proprietors to the Publishers
...to terminate.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Publishers' stock of the Work

is not valid until it has been signed by
...once payment set forth in Clause 5.

...a petiti

牧人的羔羊



肖运初 刘新芝 张存谦 刘红兵 译 ● 新世纪出版社

Air Apparent

Copyright by Robert H. Lieberman

©1998 中文版专有权属新世纪出版社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obert H. Lieberman Authors' Representative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当代欧美小说畅销金榜文库

(第一辑)

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54 印张 1,300,000 字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3,000 册

ISBN7-5405-1646-1/I·186

定价(全五册): 78.00 元 本册定价: 17.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1

天空突然放晴了，透过渐渐变薄的灰色云层，一线蓝天呈现在眼前。半掩在小湖对面西边小山后面的太阳终于从昏暗中射出了光芒，山谷沐浴着逐渐减弱的光辉，杂志社院内的枫树映出火焰般壮观的红色。

莫莉聚精会神地工作着，完全忘记了时间的流逝。直到最后阳光射进窗来，她才突然惊觉：哦，天晴了。拉里常说她工作起来就像灭火一样全神贯注。上星期从新罕布什尔寄来的“隔夜邮包”还没有收到，里边有两天前就应当上印刷机的校对稿，杂志社现在停机了，拉里急得直扯自己的头发。

“有人该做些什么了！”他指责说。

莫莉查到了包裹，是那天早上寄到伊萨卡邮局的，现在正由常规邮递员装在邮车里送来。但在群山中跑上跑下的邮车，下午四点以前是无法赶到的。

“四点？那太晚啦！”

“我去取来。”莫莉边说边抓起外衣。

“怎么取？”

莫莉知道怎么取，话一出口人也就出了门。她曾经与那叫汤姆·弗雷德兰德的邮递员一块儿上过中学，知道到哪里去找他。

“莫莉！”他口里含着东西喊道。她在“本地奶品店”赶上了他，他十一点钟总是在那里吃东西。汤姆正在吃一个粘糊糊的面包，为手指弄得粘糊糊的而有点难堪。“喂，小伙子，你干得怎样？”他跟她握手，手指在她新羊绒衣袖上留下了粘糊糊的印记。他听说她找到了一份工作，想知道有关的情况。又问现在丹尼怎么样啦，说最后一次看到丹尼的时候，他还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小孩呢。

莫莉没有时间闲谈。她拉着汤姆走到邮车跟前，拿起小包裹就往办公室赶。

“你真是位救星！你是怎么找到的？”拉里问道。

“商业秘密！”莫莉眨了眨眼，便继续处理下一件急务。

事情就是这样，一件接一件的。办公室常常有点儿像个疯人院，然而莫莉喜欢它。她在这里兴旺发达。要不是多里提醒她，她可能会忘记了午餐呢！她停下来吃三明治快餐的时候，差不多下午三点了。这就是这新工作的方式。这是激动人心的，而拉里·皮埃斯使你愿意把一切都献出来。

下午很晚的时候莫莉才想到丹尼。那天早上他们俩都睡过了头——闹钟没有闹。她不得不把丹尼从床上扯起来，忙乱地先自己穿衣服，又给丹尼穿衣。她在拖车活动住宅的厨房里包好午餐后，站在丹尼身边，催促他赶快吃完东西。他们开车赶到商业区的时候，丹尼坐在那儿咳嗽，她明白他感冒了。她希望上帝这不是流感就好。她本想把他留在家里照顾他。可是一两周以前他肚子闹病，她花掉了一天假期。上星期她迟到了两个小时，因为她的切维牌车子抛锚，发动不了。莫莉很不愿意把有病的小孩送去日托，可

是她又不能置拉里和其他人于不顾。在《北纽约人》杂志社，大家结成了一个集体。她确实机会难得，因为现在能在这里工作的机会就像母鸡的牙齿一样稀有，特别是这种报酬可观又有前途的，而且是白天的工作。这种工作比之于她原来在罗曼大晚上当鸡尾酒会服务员的工作更有激励性。在那里，她弯着身子为顾客上酒的时候，那些家伙从她头上往底下盯着她看。

杂志社是个小单位。拉里与三个编辑、两个助理编辑和最新加入的莫莉一起经营这个杂志社。莫莉实质上是秘书，干这个工作有晋级的许诺。做助理，以后可能做正式的编辑，一个梦寐以求的职业。

将近五点半，莫莉极想离开，可是又不敢。要等到拉里开始收拾东西或对她点头示意的时候她才敢走。她的老板个子很高，大约四十多岁，是一位企业家类型的人，身体强健，充满了活力，长着满头黑发，具有轮廓清晰的脸——那种知道怎么把事情办好的人的脸。到伊萨卡之前他显然做过纽约杂志的经理。而他所做的一切就是打电话，他有像柏特那样的伙计在城里采访当地的酿酒厂，并写文章登上《北纽约人》杂志。拉里酷爱整洁，衣着讲究。莫莉曾经看到他在城里和好些不同的女人在一起，其中有一些是结了婚的，表面上是为业务的事，但是莫莉想——那不是她的事。她当然不想寻求浪漫，她所需要的一切就是工作——一个有经济效益的工作，至少还有某些发展的前景。她还为丹尼做了安排，大的安排呢！不像她的家庭，全家都在中学时辍学。

丹尼肯定要打破这种模式，要去上大学，要出人头地。

办公室里除了拉里的声音外，很安静。他还在打电话。莫莉想给库特日托站挂电话，却被打进来的传真所打断。之后另外的线路又响了，一位在凡拉蒙的作家没有得到他的支票，打印机还少了两张照片。

刚过五点半，莫莉便越来越不安。她的确要在六点，即在库特日托站关门之前接回丹尼。家长们去迟了就要罚款，而且罚得很重。

可是莫莉还得工作。她不断地看钟，六点一刻了。如果她以惊险的速度开车，还是能够赶到的——假如交通状况不坏的话。拉里打完电话时，她偷偷地向他的办公室望了一眼，希望看到他正在收拾公文包。刚好相反，他又拿起那电话，给他在加利福尼亚的赞助者挂电话。一旦他开始说话……

莫莉再次想到早上与丹尼在一起的最后几分钟。

“真的还好么？”她问他，当时母子俩正在狼藉不堪的人行道上匆匆走向库特日托站。阳光正挣扎着从厚厚的云层中透射出来，空气既刺骨又潮湿而且还将一直持续到春天。你可以扳着指头，莫莉回忆，数出冬天看到太阳的日子。丹尼困倦地打着哈欠，他不但手冰凉，她还发现他在打颤。摸他的额头时他还在发烧。“我们可以呆在家里，”她曾经这么大胆地想过。她看了看表，天哪，她的确要迟到了。又要迟到了！

“去钓鱼吗？”他抬起头来，用他那双大大的黑杏仁眼盯着她，眼睛与他浅色的卷发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些使她停下来，几乎忘记了时间。多么可爱的孩子！她想，他那逗人喜欢的高高的颧骨和像弓一般的弯弯的小口。当他想到钓鱼时，刹时便快活了起来，嘴角上挂起了笑容。“我们也要些馅饼，而不要这个。”他举起麦提牌午餐盒说，“我给你讲了上百次，我不喜欢花生酱。”

“好乖乖，你感到要吐吗？我没有多少时间，我们必须赶快做决定。要我带你回家吗？还是只想要个馅饼呢？”

“我要吐，我也要个馅饼，”他强调地说，接着垂下了头。他似乎为突然向她提出这样的要求而感到难为情。“无论如何你不能呆在家里，你会丢掉你的工作的。以后我们干什么呢？”他问道，偷

愉地抬眼向她望去。他似乎在那一刹那长大了，大大超过他那天真无邪的眼神。当莫莉弯下身来靠近他时，他突然用双手围住她的脖子给了她一个满是口水的吻。“妈咪，我爱你，”他说。

她很快给了他一个回吻，然后拉着他的手带他走完最后几步路上日托站去。不论她多么匆忙，睡得多么少，每一天总是显得没有时间。莫莉等候机会最终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她不断地想着丹尼，想着他睡觉的时候，总是要她同他一起爬进被窝，搂着他讲故事。他的生活方式与她那时候是多么不相同啊。酗酒的母亲和不在的父亲。她是多么有福气啊！丹尼就是她的生命，是她为之生活的一切，是她一场短暂婚姻留下来的财富，是她最黑暗时期的欢乐。

※ ※ ※

莫莉在俯瞰湖面的公路上估计了一下时间。接丹尼是晚了一点，但不会太晚。她来到城边，每一个路口的交通灯似乎都企图和她作对。然后她来到了十三号路上工地建筑的临时通道。那里的空气充满了令人窒息的灰尘，推土机和装卸车转来转去，进出城的车辆都绕道而行。

她打开收音机。是新闻，有股市打破了一天记录的新闻，也有中东的动乱。她不能集中注意力，便调到一个易听的台，可是这使她感到激怒。她抬眼向远处的天空望去：逐渐暗淡的光亮中，可以看到一条新的黑色分界线，令人恐惧的乌云正从西方滚滚而来。

车又开始移动了。这个时候所有的其他儿童都已接走，而莫莉设想丹尼正站在门里，穿着夹克，手握午餐盒等候。她每次来迟，他总是显得那么绝望——尽管他从来没有抱怨过，只是伤心地看着她，他那恳求的神情使她难受极了。

“你答应去钓鱼的，我们真要去钓鱼了吗？”他在库特日托站的厅里拉着她的手问，她却只想从那儿脱身，奥尔茨太太正等着带他。

“如果我答应了，那就是答应了。你说对吗？”她以紧张的神情说道。

“好啊，但什么时候？”

“星期六，假如我不工作的话。”

“但是——？”

“那么星期天。可是好乖乖，我的确该去……”奥尔茨太太站在那里不耐烦地看着他们。天哪，她多么不愿离开他。

“我要到大湖，不是那个小小的水库。”

“好吧，就去那个湖。”她想的是那个水库，它有着一百多英尺高的令人眩晕的高坝。秋雨来临的时候，激流从深深的峡谷中冲过。那里的树木长在高高的峡谷边缘，树根紧紧地、薄薄地攀附在那风化崩毁的页岩之上险象环生。湖会好些，对，安全些。

“因为那里有真正的大鱼！在那深水湖里。”

深。冰冷。星期六。星期天。钓鱼。在这世界上她最不愿意干的事就是站在凛冽寒风的岸边把蚯蚓挂在钓鱼钩上。假如丹尼是个女孩那就会好办得多：她会知道该怎么做。对的，可是附近没有好玩的地方。

别的家长带他们的孩子来了，挤在那窄窄的通道上。

“然后我们要去接贝尔，并到农场去喂他叔叔的羔羊。他说我们可以骑马。但是我们得在星期六到那里，因为他叔叔星期天要离开。今天是星期几？”

“星期三，”她说把把他拖到一边，让其他人过去。

“什么时候是星期六？”

“明天是星期四，然后是星期五，然后——”

“对，我记得。星期六，”他快活地笑了。

她终于挣脱身子，和他吻别。不过他想着星期六时那张笑融融的脸在她上班的路上一直伴随着她。

莫莉在格林街迅速地左转，走过那夹在商业区和住宅区中荒废的房屋，再走过消防站，那里正冲洗救火车，然后她又左转到西州大街。

日托站办在一所简陋的房子里，那房子是混凝土建造的，宽大的玻璃板窗户面对着繁忙的街道。它经历了许多变化。首先是个汽车车间，后来是个健身房，在那里大学生和雅皮士骑健身车——固定不动的自行车锻炼。他们试图用这种方法消耗热量，然而那些住在城中间或住在山里简陋的小屋中的人却正在挨饿，勉强能糊口的农民们正试图与他的五头奶牛一起在地上翻地以维持生计。莫莉不断提醒自己记住她和丹尼现在是多么幸运。这个城市似乎没有处于中间的人：不是富人，就是穷人。

莫莉把车开到路边停靠时，她发现日托站有个新来的妇女正背对着街锁前门。

“喂！”莫莉在人行道上追着她快跑时叫道。

莫莉从前只见过她一次。她更像个姑娘而不像个妇女，看起来她刚高中毕业，只有那架在她没有皱纹的脸上的钢丝眼镜才能暗示她的年龄。

“甭！来迟了，很抱歉，”莫莉只觉得两行汗水顺着脸颊直流。“哪里——？”

“哈？”那女孩转过身来说。她的黑头发剪得像男孩子一样那么短，鼻子上有颗金饰钉，外衣敞开着，里面露出农民的那种绣有花边的女短衣。

“丹尼，”莫莉气喘吁吁地解释道，“我的儿子，丹尼，丹尼·德里斯科尔。”莫莉试图对她微笑。

“德里斯科尔，”那女孩困惑地应道。

“对。在哪里——？”

“他们都被接走了，”她平淡地说。

“不，他们没有，”莫莉说道。

“是的，他们接走了，”她坚持说。“全部接走了。”

“你说些什么？我就是来接我的孩子的。”

“也许你丈夫把他接走了吧？”

“我没有丈夫。”

“可你的孩子不在这儿，”她说，现在她显得担心了。

“丹尼和其他孩子回家了吗？”

她没有回答。

“奥尔茨太太在哪里？”莫莉把她推到一边，转动手柄打开了门。“奥尔茨太太！”她把头伸进去喊道。

那地方黑沉沉的，空荡荡的。在街上散射进来的昏暗的光亮下，莫莉可以看见那些小小的凳子都已倒过来放在孩子们的桌上。玩具早已收走，地板由于刚刚擦过，还湿漉漉的。清洁剂的气味中还残留了尿味和霉味。莫莉试图不让自己惊慌失措。她走了进去，那女人跟在后面。

“奥尔茨太太！”她再次大喊，声音在那些空房中回荡。除了她的声音，只有冰箱在厨房里刚刚启动发出的嗡嗡声和呼呼声。也许奥尔茨太太在后面某个地方？当然她会知道丹尼在哪里。

“奥尔茨太太！”她的声音听上去很古怪——紧张、陌生，惊恐。

“奥尔茨太太，”那女孩在她背后的黑暗中说道。“她看牙医去了，她要拔颗牙，还——”

“我的孩子在哪？”莫莉说，转过身来对着她。“你知道吗，我的孩子？丹尼！那小家伙有浅色的卷发？喂！开盏灯吧！”

灯亮了，莫莉在突然来到的强光下眯着眼。房间被照亮了，更

有被遗弃的感觉。那女孩显得更加苍白而惊魂不定。

“我是新……”她试图解释，但是莫莉不愿听。

“她穿的是工装牛仔裤和一件红衬衫，花格子呢披衣，”莫莉强调说，“你记得吗？”

那女孩只是默默望着她。莫莉的思维转得飞快。她拼命地想理智点而不是光会恐惧。显然只有一种简单的解释。她感到为难了，因为她曾指望这个时候丹尼在这里等她，然而他不在。也许他们已经要人把他送回去了？他们不会这样做的，但是……如果她能找到奥尔茨太太，得到直截了当的回答该有多好。

“奥尔茨太太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两点钟左右。”

“西尔维娅在哪里？”

“她病了，今天没有来上班。”

“路伊娜呢？”

“她上午在这儿，中餐时走的。”

“你是说从下午两点以来你一直单独和所有的孩子在一起？”

“是的，但是……”

“噢，那好。那么家长们来时你在这儿。来领他们，对吗？”

“是的，我想是。”

“你的‘想是’是什么意思？”

“你把我搞糊涂了。”那女孩看来要哭了。莫莉忍不住哭了。她明白，她在哭呢。

“请好好想一想，”她祈求，“你在这儿，对吗？”

“对的。”

“今天看到了丹尼吗——你认识我所说的那个小孩，对吗？”

“是，”她以最细微的声音说。她眼睛里充满了泪水，鼻涕也流出来了。

“家长们来过啦?”

“他们来过了,他们领走了自己的孩子。”她用手背揩了揩鼻子,鼻涕还在流。

她看来吓破了胆。

“有人来领丹尼吗?”

那女孩默不作声。冰箱已经停止运转,莫莉能听见自己的耳朵嗡嗡直响。

“我想没有。”

“有人领走了还是没有呢?”

“没有,”她摇了摇头。“我看到的人中没有领他的。”

“如果没有人领,”莫莉说,“那么他必然在这儿。”她的眼睛又扫视那个地方。

“但是他不可能在这里,因为他们都走了。我确信这一点。”

莫莉已经站在大厅外的小凹室里。天气严寒时,他们在那里存放小孩们的衣服和鞋子。那里很暗。她拧开电灯后,看见钩上孤零零地挂着一件衣服,一件被遗忘了的夹克。

一件红色的丝夹克,背上印着“大红”两个字。

“啊,我的上帝,”莫莉喘着气说。她从那钩上取下那件夹克,紧紧地按在自己胸脯上。

她把鼻子埋进夹克衫,闻到了丹尼的味道。这是他的。这是格林先生给他的那件,他的孩子长大了,穿不进。丹尼很珍惜它。“大男孩的夹克,”他曾这样称呼它。

头一个月里,他穿着它在房子周围到处走,拒绝脱下来甚至连睡觉时也穿着。

她的眼睛又扫视那房间。有个午餐盒被孤零零地塞在角落里,那也是丹尼的。莫莉打开它,是空的,就只有那个塑料三明治袋和一些面包屑。房里有个保暖瓶,也是空的。那女孩站在凹室

的门口发呆地看着她。“他还在这儿，”莫莉说，她的头脑飞快地转动。

“他可能卡在什么地方了。或者锁在了……”她迅速从那女孩身旁跑到房间对面，“丹尼！”她叫道，“亲爱的，你在这儿吗？”

她打开厨房里的灯。头顶上的日光灯闪了一次，两次，最后把冰冷可怕的光洒在整个厨房里。

她一直走到火炉边，把炉门打开。除了一层层烧焦的脏东西以外，一无所有。她从房间的一端跑到另一端，拽开那些厨柜的门，朝里面凝视，拖出能把后面遮住的大锅。“丹尼！丹尼！”他可能躲在某个地方。有时他喜欢做游戏，在似乎不可能的地点藏匿起来，当莫莉最后靠近他时，突然跳出来吓她，大喊一声“嘿”。不，决不会，不在这里。

在角落里有个大的组合冷冻冷藏冰箱。啊，上帝！她接着蹒跚地向冰箱走去。在她头脑里她看到在一个冰柜中有一个蜷缩成胎儿形的小孩。她猛地拉开冰箱门，一罐果汁倒下来泼在地上。除了一些瘀伤或渗水的水果以外，冰箱是空的。冷冻箱也是一样。

那女孩这时懒散地站在厨房里望着她。这种怠惰的行为使莫莉极为愤怒。

“不要只站在那里！”她边命令边从厨房里冲出来。“至少帮我找，去看看其他房间。既然他的夹克在这里，他就应该在这里！在某个地方！”

莫莉已找到了通向地下室的门。那里没有电灯开关。她开始走下台阶。地下室一股腐臭味。“丹尼？你听到我的声音吗？亲爱的？”

从上面，她听出传来那女孩在其他房里走动的声音。然后她压低了声音在打电话。与奥尔茨太太打电话，莫莉猜想。

“喂，那该死的电灯开关在哪里？”

“灯泡都坏了，”那女孩大声回答，来到了漆黑的台阶顶端。

“你是说你们在这该死的地方没有电灯？”莫莉的恐怖感一时变成了怒气。

“在这里，”那女孩说，带回一支手电。

“好的。谢谢，”莫莉以带些歉意的声音说道。她靠手电的光亮扫视着那间地下室。

地上有一堆堆的废物，大量的湿报纸以及弄皱了的装牛奶的纸箱，一张丢弃了的沙发，上面长满了黑霉，而且蛛网重重的。假如她早知道这地方是这样一个猪圈，她绝对不会送丹尼来。

“有什么人到这里来过吗？”

“对，来洗尿布的，”那女孩说道。“但是他不可能到这下面来，这一点我可以肯定。”

“你怎么能这样……啊，胡扯。”莫莉喃喃自语，恐惧紧紧地攥住她。在地下室远端靠近火炉，靠着墙，有一台商用洗衣机，紧靠着它是一台笨重的燃气干衣机。走近一些，她发现那干衣机与墙之间有刚够丹尼挤过去的空间。她用手电照亮那空隙，把头靠近那空间仔细望望。从她能看到的——似乎在那房子的底部有某种小房间。装的是燃烧器或马达，——或管他什么鬼东西。里面足够装下一个小孩子。如果孩子躲在那里，有人打开开关，就可能被烧死或夹在皮带轮上。

她试图把大的钢罩子从墙边移开，但它一动不动。

“来，让我帮你，”那女孩说。她们一起推，一块喘气，艰难地一时时地，把干衣机从墙边移开。

“再多移一点，”莫莉喘着气说。然后跪下来，粗糙的混凝土磨破了她的袜子。转向轮下有很大的空间，可是除了燃烧器以外，里面是空的。

“他不在这里，”那女孩说道。“我可以肯定，你应该相信我。”

“有后门吗？”

“有，但是用木板钉死了。”

“让我看看。”

莫莉匆忙跑上台阶。正像那女孩所说的，那东西用一张三夹板盖住并且钉死了。

“你叫什么名字？”莫莉问道，想挤出点笑容。她虚弱得想吐，不得不在那矮桌子上坐下来聚集气力。

“切莱尔。”

“切莱尔，”她复述了一遍，“我需要你想，认真地想想。”

“我想过了。我考虑到了所有的一切，你知道吗？”她现在大哭起来。“我记得他，当然我记得！他是那个长着一头浅色头发的逗人喜欢的小男孩。卷卷的头发，大大的棕色眼睛，总是那么快活。”她大声地哭道。

莫莉捡起她的小笔记本，它就躺在她刚进来时掉下的门边，从里面翻出一团弄绉了的薄棉纸。“这儿，”她把它递给切莱尔。那女孩在大声地擤鼻子，低垂着头，盯着那张有鼻涕的薄棉纸，不敢正视莫莉的目光。

“有人来领他吗？”莫莉耐心地问她。

“没有。”

“肯定吗？”

“是的，”她叹了口气说。

“你肯定？我不会责备你。只是快把事实告诉我，我需要事实。”

“我在告诉你。”

“那门呢？”

“总是关着的，我们总是那么做，那是规矩。”

“那么他是怎么出去的？”她既是在问自己，也在问那女孩。

“我不知道。”

“奥尔茨太太到底在哪里?”

“我给她挂过电话。”

“我知道。”

“她正在路上。她说，她马上就到。”

“好吗，我要给警察挂电话，”莫莉说，一边寻找那电话。“电话在哪里?”

“找警察?”

“喂，我的孩子丢了！你以为我要坐在这里白等?”她尖声地说道。切莱尔还没来得及开口，她已转身去找电话了。

※ ※ ※

莫莉刚放下电话，奥尔茨太太便从前门猛地冲了进来，手里拿着她颌部的止血巾。她的左脸肿得老大，就像脸颊里塞了一个气球。她那灰白的头发就像蓬松的金属丝发髻。是切莱尔的电话把她从床上叫起来的。

“这里发生了什么鬼事情?”奥尔茨太太从她那肿胀的嘴里含糊不清地大声说道。她看来没有任何心境谨言慎行。

“这就是我要知道的!”莫莉说道。“我的儿子在哪里?”

“请你等几分钟，”奥尔茨太太说道，转身对着切莱尔。“发生了什么事?”

那女孩又开始哭泣了。

“请，”莫莉试图插话，“这没有用。”

“请让我来处理这事，”奥尔茨太太举起手来把止血巾像旗子一样向莫莉挥了挥，要她不作声。“我们要彻底搞清这事。”她又转过去面对切莱尔。“姑娘，现在停止你的啜泣。”